

# 孔子弟子



## 言行傳

(下)

陳逢源 許學仁 蔡信發  
王金凌 季旭昇 莊雅州 著  
柯淑齡

萬卷樓



01464209



ISBN 978-957-739-699-0



9 789577 396990

G021-22 定價：280元(上下冊)

台  
2

# 孔子弟子

## 言行傳(下)

陳逢源 許學仁 蔡信發  
王金凌 季旭昇 莊雅州 著  
柯淑齡



##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孔子弟子言行傳／趙中偉等作：蔡信發主編。--  
初版。-- 臺北市：萬卷樓，2010.12  
冊； 公分  
ISBN 978 - 957 - 739 - 699 - 0 (全套；平裝)  
1.儒家  
121.24 99026865

### 孔子弟子言行傳 (上)(下)

- 審 訂：**中華民國孔孟學會  
臺北市南海路 45 號獻堂館  
電話(02)23119125
- 主 編：**蔡信發
- 作 者：**趙中偉 許鏐輝 董金裕 朱榮智 王初慶  
李威熊 陳逢源 許學仁 蔡信發 王金凌  
季旭昇 莊雅州 柯淑齡
- 發 行 人：**陳滿銘
- 出 版 者：**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
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 41 號 6 樓之 3  
電話(02)23216565 · 23952992  
傳真(02)23944113  
劃撥帳號 15624015
- 出版登記證：**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5655 號
- 網 址：**<http://www.wanjuan.com.tw>
- E - mail：**wanjuan@seed.net.tw
- 承 印 廠 商：**晟齊實業有限公司
- 定 價：**280 元
- 出 版 日 期：**2010 年 12 月初版

(如有缺頁或破損，請寄回本公司更換，謝謝)

◎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◎

ISBN 978 - 957 - 739 - 699 - 0

# 孔子弟子言行傳 目次 下冊

|         |       |     |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|-----|-----|
| 瑚璉之器的子貢 | ..... | 陳逢源 | 1   |
| 時習禮樂的子游 | ..... | 許學仁 | 27  |
| 講學傳經的子夏 | ..... | 蔡信發 | 49  |
| 信道曲折的子張 | ..... | 王金陵 | 67  |
| 任重道遠的曾子 | ..... | 季旭昇 | 87  |
| 安貧樂道的原憲 | ..... | 莊雅州 | 107 |
| 知禮善言的有若 | ..... | 柯淑齡 | 121 |

## 瑚璉之器的子貢

陳逢源

端木賜（西元前五二〇—？），字子貢，春秋末衛國人，少孔子三十一歲，為孔子前期弟子，聰敏善辯，處世練達，經商於曹、魯之間，富致千金，孔門當中最為富饒，善外交，曾在魯、衛任職，與宰我同列十哲「言語」科。司馬遷《史記·仲尼弟子列傳》雖載「賜不受命而貨殖焉，億則屢中」、「利口巧辭，孔子常黜其辯」，但以事蹟而論，所謂「存魯亂齊，破吳彊晉而霸越。子貢一出，使勢相破，十年之中，五國各有變」，以一人之力，翻轉時局，主導春秋晚期各國勢力消長，開啓戰國游說之風，恐怕也是孔門當中最具聲勢與影響力的人物。《尚書大傳》載孔子云：「自吾得回也，門人加親，是非胥附與；自吾得賜也，遠方之士日至，是非奔輳與；自吾得師也，前有輝，後有光，是非先後與；自吾得由也，惡言不入於門，是非禦侮與。」<sup>二</sup>足見地位的重要。

<sup>一</sup> 司馬遷撰、瀧川龜太郎考證《史記會注考證》（臺北：洪氏出版社，一九八二年十月）卷六七（仲尼弟子列傳），頁八七七—八八三。

<sup>二</sup> 伏勝撰、鄭玄注《尚書大傳》（《古經解彙函》第二冊，京都：中文出版社，一九九八年十一月，影印上海蜚英館本）卷一（殷傳），頁六一〇。

不過，更令人注意的是當孔子逝世，弟子哀痛之際，由子貢建立「若喪父而無服」的喪制<sup>三</sup>，以父擬師，人倫之中，確立「師生」禮數，成為傳統文化重視師道的根源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記載「昔者孔子沒，三年之外，門人治任將歸，入揖於子貢，相嚮而哭，皆失聲。子貢反，築室於場，獨居三年，然後歸」<sup>四</sup>。三年喪畢，仍然無法撫平傷痛，子貢又獨守三年，對於孔子孺慕之情，勝於父子之親，失聲之哭，讓人感受子貢深切的哀思。

事實上，弟子三千人，質性不同，孔子因材施教，門人各有體會，然而失其領袖後，儒學賡續傳承，精神得以不墜，有賴轉化情感，確定方向，進而完成經典建構以及形塑聖人的形象，對於儒家成立，深具關鍵意義。於此重要時刻，子貢以實際行動，凝聚共識，表彰不遺餘力，子貢「崇聖」言論，成為後世祖述依據，司馬遷云：「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，子貢先後之也。」<sup>五</sup>乃是十分深刻的觀察。

<sup>三</sup> 鄭玄注《孔穎達疏》《禮記注疏》（《十三經注疏》本 臺北縣：藝文印書館，一九八五年十二月）卷七（檀弓上）云：「孔子之喪，門人疑所服。子貢曰：『昔者夫子之喪顏淵，若喪子而無服。喪子路亦然。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。』」頁一三一。

<sup>四</sup> 朱熹注《孟子集注》卷五（滕文公上）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（臺北：長安出版社，一九九二年二月），頁二六〇。  
<sup>五</sup> 司馬遷撰、瀧川龜太郎考證《史記會注考證》卷一二九（貨殖列傳），頁一三五六。

《左傳》、《史記》所載孔子門人中，子貢事蹟最多，以《論語》載弟子之言，次數僅次於子路，如此豐富材料，前人依史傳所錄，往往留意子貢「外交」成就，或是貨殖身分；或是依《論語》所言，認為次顏淵一等，然而細究《論語》，孔子因材施教，子貢心悅誠服，接受孔子教誨，甚至成為孔子學術人格的宣傳者，《論語·子張》載叔孫武叔曾於朝堂當中言「子貢賢於仲尼」。陳子禽也認為子貢「子為恭也，仲尼豈賢於子乎」<sup>六</sup>？《史記·貨殖列傳》言「子貢結駟連騎，束帛之幣，以聘享諸侯，所至國君，無不分庭與之抗禮」<sup>七</sup>。當時之盛，可想而知，然而將一切榮耀歸諸孔子，檢視儒學發展，似乎應重新思考子貢的貢獻<sup>八</sup>。

## 一、主要事蹟

有關子貢事蹟，《左傳》載魯哀公七年（西元前四八八）魯吳會於郟，吳太宰嚭召季康子，康子使子

<sup>六</sup> 朱熹注《論語集注》卷一〇〈子張〉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一九二。

<sup>七</sup> 司馬遷撰、瀧川龜太郎考證《史記會注考證》卷一二九〈貨殖列傳〉，頁一三五六。

<sup>八</sup> 晚近出土文獻漸多，如馬王堆《要》以及上博簡《魯邦大旱》，子貢質疑孔子，展現以往未見的形象，詳見林啓屏《繼承者的批判：以子貢為例》，《從古典到正典：中國古代儒學識識之形成》（臺北：臺灣大學出版中心，二〇〇七年七月），頁一四四—一八〇。然而子貢從質疑而至宣揚，可以讓我們更全面了解孔門中子貢的特殊地位。



貢辭。十一年（西元前四八四）艾陵之戰前，夫差賜叔孫武甲劍，武叔未能對，子貢代為回答。十二年（西元前四八三）夫差使太宰嚭尋盟，哀公不欲，使子貢辭。同年，吳人將執衛侯，子貢說太宰嚭而免於難。十五年（西元前四八〇）魯與齊平，子貢為介，說陳成子而歸成邑於魯。二十七年（西元前四六八）越遣使至魯要求會盟，季康子言及子貢，云：「若在此，吾不及此夫！」<sup>九</sup>檢討其中，子貢面對強權，毫無畏懼，折衝樽俎，侃侃而談，無怪乎季康子臨危之際，念念不忘。其深中事理，辭嚴而義正，護持魯、衛，尊嚴不失，《左傳》特別錄其辭令，以辭吳之會，子貢慷慨陳辭：

盟，所以周信也，故心以制之，玉帛以奉之，言以結之，明神以要之。寡君以為苟有盟焉，弗可改也已。若猶可改，日盟何益？今吾子曰：「必尋盟。」若可尋也，亦可寒也。<sup>十</sup>

從現實利害，回歸義之所在，體現不卑不亢的氣度，「若可尋也，亦可寒也」，言之在理，不失分寸，終於說服吳國。又如救衛之時，子貢分析利害說：

<sup>九</sup> 楊伯峻撰《春秋左傳注》（臺北：洪葉文化事業公司，一九九三年五月），頁一七三三。

<sup>十</sup> 楊伯峻撰《春秋左傳注》，頁一六七一。

衛君之來，必謀於其眾，其眾或欲或否，是以緩來。其欲來者，子之黨也；其不欲來者，子之讎也。若執衛君，是墮黨而崇讎也。夫墮子者得其志矣。且合諸侯而執衛君，誰敢不懼？墮黨、崇讎，而懼諸侯，或者難以霸乎<sup>十一</sup>！

分析利害，句句爲吳設想，無怪乎可以救衛君於虎口之中，子貢善於「言語」，於此可見。《左傳》載子貢外交事例，對於子貢言說，還有另一項重點，《左傳》定公十五年（西元前四九五）載：

邾隱公來朝，子貢觀焉。邾子執玉高，其容仰；公受玉卑，其容俯。子貢曰：「以禮觀之，二君子，皆有死亡焉。夫禮，死生存亡之體也，將左右、周旋、進退、俯仰，於是乎取之；朝、祀、喪、戎，於是乎觀之。今正月相朝，而皆不度，心已亡矣。嘉事不體，何以能久？高、仰，驕也；卑、俯，替也。驕近亂，替近病，君為主，其先亡乎！」<sup>十二</sup>

五月定公亡故，哀公七年（西元前四八八）以邾子益來，獻于亳社，一切果如所料，子貢洞悉事情，見

<sup>十一</sup> 楊伯峻撰《春秋左傳注》，頁一六七二。  
<sup>十二</sup> 楊伯峻撰《春秋左傳注》，頁一六〇一。

微知著，甚至可以預見生死壽夭、治亂存亡之命數，從人情入於事理，識見非常人所及，子貢展現神祕「預言」能力，但《左傳》載孔子言「賜不幸言而中，是使賜多言者也」。所謂「不幸言中」，回歸於「理性」論述，一句「是使賜多言者」，不僅委婉告誡，又有叮嚀之意，孔子似乎有更深切的提醒，然而當哀公十六年（西元前四七九）孔子逝世，子貢又有「不幸言中」之例，《左傳》載：

夏四月己丑，孔丘卒。公誄之曰：「旻天不弔，不憇遺一老，俾屏余一人以在位，兢兢余在疚。嗚呼哀哉尼父！無自律。」子贛曰：「君其不沒於魯乎！夫子之言曰：『禮失則昏，名失則愆。』失志為昏，失所為愆。生不能用，死而誄之，非禮也；稱一人，非名也。君兩失之。」<sup>十三</sup>

過了十一年，哀公想借諸侯之力以去三桓，赴越請師，客死他鄉，果然應驗子貢的預言。哀公恃位而驕，又想要有禮賢之名，志昏失所，必然流離於外，所謂「生不能用，死而誄之」，為孔子困辱一生，提出嚴正抗議，引孔子之言，似乎更具反諷效果，禮以求宜，無法容許虛情假意，孔子死後，子貢以預言再次證明洞悉事理的智慧，也為孔子不得志於世，伸張了小小的正義。

十三 楊伯峻撰《春秋左傳注》，頁一六九八—一六九九。

《左傳》彰顯子貢言語能力，對於轉危爲安的外交貢獻，多所著墨；對於子貢「不幸言中」的預言，也詳加記載，兩者共同之處是洞悉世情，從利害之中，歸之於禮，不僅展現孔門弟子應有的懷抱，也藉由子貢「超凡」表現，得出孔子「入聖」的暗示。相較於此，《史記·仲尼弟子列傳》載子貢奉孔子之命，完成救魯之策，翻轉局勢，成就更爲驚人，只是彰顯孔子宗國之愛，卻也令人質疑孔門介入政爭，煽動糾紛，是否出於戰國縱橫家附會之言，無從得知，但細究兩者，前人仍能敏銳發覺其中有所不同，揚雄《法言》云：

或問：「儀、秦學乎鬼谷術，而習乎縱橫言，安中國者各十餘年，是夫？」曰：「詐人也，聖人惡諸。」曰：「孔子讀，而儀、秦行，何如也？」曰：「甚矣！鳳鳴而鷙翰也。」「然則子貢不為與？」曰：「亂而不解，子貢恥諸；說而不富貴，儀、秦恥諸。」<sup>十四</sup>

動機有別，所求有異，子貢留意是非之間，務求合宜，與戰國縱橫家鼓三寸不爛之舌，翻雲覆雨，顛倒黑白，不可一概而論，孔門之中，自有堅持。《論語》載：

<sup>十四</sup> 揚雄撰 李軌注《法言》（《新編諸子集成》本 臺北：世界書局，一九八三年四月）卷一一（淵騫），頁三四。

子貢問曰：「賜也何如？」子曰：「女器也。」曰：「何器也？」曰：「瑚璉也。」<sup>十五</sup>

瑚璉是宗廟盛黍稷之祭器，貴重華美，子貢可以一改局勢，轉危為安，確實堪稱國之寶器，孔子言「賜也達，於從政乎何有」（雍也）？對於子貢的能力，孔子觀察敏銳，也深有期許。只是隨孔子死後，弟子散於四方，《呂氏春秋·當染》言「田子方學於子貢」<sup>十六</sup>。得見學術之傳承。《史記·儒林列傳》言「子貢終於齊」<sup>十七</sup>，指出最後歸處。孔子不僅了解子貢才情，也引導展現能力，奔走折衝，求其合宜，留下精彩的名聲與身影。

## 二、承受師教

《論衡》載「子貢事孔子一年，自謂過孔子；二年，自謂與孔子同；三年，自知不及孔子。當一年、

<sup>十五</sup> 朱熹注《論語集注》卷三〈公冶長〉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七六。

<sup>十六</sup> 高誘注 畢沅校《呂氏春秋新校正》（《新編諸子集成》本 臺北：世界書局，一九八三年四月）卷二〈當染〉，頁二一。

<sup>十七</sup> 司馬遷撰、瀧川龜太郎考證《史記會注考證》卷二二一〈儒林列傳〉，頁二二八六。

二年之時，未知孔子聖也，三年之後，然乃知之」<sup>十八</sup>。子貢從學進程，並無文獻可考，但子貢從孔子周遊各國，歷經陳、蔡之厄，備嘗艱辛，甚至孔子晚年能夠回到魯國，也出於子貢之謀，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載：

秋，季桓子病，輦而見魯城，喟然歎曰：「昔此國幾興矣，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。」顧謂其嗣康子曰：「我即死，若必相魯。相魯，必召仲尼。」後數日桓子卒，康子代立。已葬，欲召仲尼。公之魚曰：「昔吾先君用之不終，終為諸侯笑。今又用之不能終，是再為諸侯笑。」康子曰：「則誰召而可？」曰：「必召冉求。」於是使使召冉求。冉求將行，孔子曰：「魯人召求，非小用之，將大用之也。」是日，孔子曰：「歸乎歸乎！吾黨之小子狂簡，斐然成章，吾不知所以裁之。」子貢知孔子思歸，送冉求，因誡曰：「即用，以孔子為招。」云<sup>十九</sup>。

聰敏練達，跟隨既久，身為最貼近的弟子，對於孔子心思了解最深，因此巧為安排，在冉求大展長才之時，也讓孔子於垂老之齡回歸故里，《論語》當中，獲致孔子教誨，檢視其中，詢問德目者，如：

<sup>十八</sup> 王充撰《論衡》（《新編諸子集成》本 臺北：世界書局，一九八三年四月）〈講瑞篇〉，頁一六四。  
<sup>十九</sup> 司馬遷撰、瀧川龜太郎考證《史記會注考證》卷四七〈孔子世家〉，頁七五五。

子貢問君子。子曰：「先行其言而後從之。」

子貢曰：「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，何如？可謂仁乎？」子曰：「何事於仁！必也聖乎！堯、舜其猶病諸！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。能近取譬，可謂仁之方也已。」

子貢問曰：「何如斯可謂之士矣？」子曰：「行己有恥，使於四方，不辱君命，可謂士矣。」曰：「敢問其次。」曰：「宗族稱孝焉，鄉黨稱弟焉。」曰：「敢問其次。」曰：「言必信，行必果，硜硜然小人哉！抑亦可以為次矣。」曰：「今之從政者何如？」子曰：「噫！斗筲之人，何足算也。」

子貢問為仁。子曰：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居是邦也，事其大夫之賢者，友其士之仁者。」

二十

「仁」是成德關鍵，也是自我實踐終極目標，但針對「士」、「君子」、「聖人」儒者所追求的人格典型，子貢特別留意其中細節，了解進程所在，建立道德的知識性圖譜，但孔子言「先行其言而後從之」、「事

二十

朱熹注《論語集注》卷一（為政）、卷三（雍也）、卷七（子路）、卷八（衛靈公）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五七、頁九一—九二、頁一四六、頁一六三。

其大夫之賢者，友其士之仁者」，皆是不務高遠之論，對於天資聰敏的子貢，孔子特別強調切身工夫，提醒道德必須回歸於個人，才有真實的領會，「能近取譬」成爲孔子因材施教開示的修養之方，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」成爲了解「仁者」的重要內涵，《論語》於此有進一步的論述：

子曰：「賜也，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？」對曰：「然，非與？」曰：「非也，予一以貫之。」

子貢問曰：「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？」子曰：「其恕乎！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」<sup>二十一</sup>

孔子殷殷叮嚀，「一以貫之」成爲後世追尋究竟的方向，揣摩其中，子貢欣慕孔子學問，孔子卻提醒由博返約，強調學術必須回歸於「一」，此一路徑，子貢也有所體會，曾言：「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，吾亦欲無加諸人。」（《公冶長》）內涵正是「恕道」精神的展現，對於孔子教誨，已能了解，只是孔子直言「賜也，非爾所及也」（《公冶長》）。「能近取譬」顯然不能只是迷離光影的體會，還要有更深的反省與思考，子貢未能達致究竟，孔子期勉之深，於此可見。

二十一 朱熹注《論語集注》卷八（衛靈公）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一六一、頁一六六。



子貢聰敏也反映於評議人物方面，《論語》載錄所及，包括詢問「孔文子何以謂之『文』也」（《公冶長》）？「師與商也孰賢」（《先進》）？「管仲非仁者與？桓公殺公子糾，不能死，又相之」（《憲問》）。對象包括歷史人物，甚至同門之間，嘗試從孔子得到啓發，然而最令人注意莫過於對顏淵的評論，云：

子謂子貢曰：「女與回也孰愈？」對曰：「賜也何敢望回？回也聞一以知十，賜也聞一以知二。」  
子曰：「弗如也。吾與女弗如也。」二十二

這一段意味深長的對話，成爲顏淵學行優入聖域的最佳證明，對於顏淵的推重，顯見子貢心無嫉妒，目光明朗，所謂「聞一知十」與「聞一知二」，朱熹注解：「一，數之始。十，數之終。二者，一之對也。顏子明睿所照，即始而見終；子貢推測而知，因此而識彼。」二十三得見兩人高下，也得見兩人思考路徑的不同，子貢辨析清楚，無怪乎孔子頗爲稱賞，不過針對子貢月旦人物的習慣，孔子還是多有提醒，云：

子貢方人。子曰：「賜也賢乎哉？夫我則不暇。」二十四

二十三 朱熹注《論語集注》卷三《公冶長》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七七。

二十三 朱熹注《論語集注》卷三《公冶長》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七七。

二十四 朱熹注《論語集注》卷七《憲問》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一五六。